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

宋　李燾　撰

英宗

治平元年冬十月庚子閱諸軍班直將校武藝擢授有差上諭天武右第三軍都指揮使賓州刺史王秀曰爾藝雖不中格而嘗有戰功故以爾為正刺史又諭散直都虞候胡從曰爾藝雖不中格而治兵齊肅故以爾為

內園使命殿前副都指揮使郝質戒諸軍勤習武藝特支諸軍班錢

辛丑屯田員外郎直秘閣同知禮院周孟陽告謝上諭閤門引對于延和殿久之自是數召見訪以時事最後至隆儒殿在邇英閣後苑中羣臣未嘗至也

癸卯禮院奏魏國公宗懿無後濮王無嫡孫故事宗室推本位最長者承襲瀛州防禦使宗樸濮王第二子今於本位最長詔封宗樸襲岐國公

壬子翰林學士王珪等言殿中侍御史趙𣈆奏本朝祀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並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並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舊以真宗配循周公嚴父之道最為得禮陛下純孝之仁固已格于上下矣臣聞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陛下祗紹大統纂承洪業固當繼先帝之志而述先帝之事也仁宗臨御四十二年配饗真宗於上帝者四十一祭今

一旦黜真宗之祀廟而不配非所以嚴崇祖宗尊事神明之義也臣謹按易之豫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此稱祖者乃近親之祖非專謂有功之始祖也考易象之文則真宗配天之祭亦不可闕也有唐武德初以元皇帝配饗明堂兼配感生帝至貞觀中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明堂遷世祖配感生帝此則唐太宗故事已有遞遷之典最為近古之治有足考驗臣伏請遞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太宗專配上辛祈穀孟冬

神州地祇循用有唐故事如此則列聖參侑對越於昊天厚澤流光垂裕於萬祀臣珪等按祀典天地大祭有七皆襲用歷代故事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至於明堂之祭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朝廷在真宗則以太宗配在仁宗則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方仁宗始以真宗配明堂罷太宗之配而太宗先已配祈穀雩祀神州地祇本非遞遷令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難議更分雩祀之配天章閣

待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侍講傅卞言自唐末喪亂及五代凌遲中夏分裂皇綱大壞我太祖太宗以神武英睿一統海內功業之大上格皇天真宗以盛德大明纂承洪緒故先帝景祐詔書令禮官議定以真宗與太祖太宗並為萬世不遷之廟然則侑配之道是宜與國無窮矣豈可甫及陛下而遂闕其禮乎議者乃謂遵用嚴父配天之義臣等竊謂嚴父云者非専謂考也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謂祖為王父亦曰大父則知父者不專謂乎考也議者又引唐制代宗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亦以考代宗配又稱引王涇郊祀録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夫杜鴻漸王涇一時之言豈可使為萬世不移之議哉臣等竊謂趙昺

之議亦為得禮若以太宗配雩祀既久不欲一旦遷侑則乞以仁宗與真宗並配明堂亦為合禮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按禮記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武但言祖宗者則知明堂之侑下及乎武王矣是文武並配于明堂也故鄭氏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國家祭祀既遵用鄭氏之義固亦當稽鄭氏祖宗之說也又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

亦以祖考並配上帝也上帝之祭正謂明堂宗祀爾昔梁國子博士崔靈恩該通之士達於禮者也總三禮諸儒之說而評之為義宗論議洪博後世蓋鮮能及仲明鄭義亦謂九月大饗帝之時以文武二王泛配謂之祖宗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為始尊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稽乎孝經祭法周易義宗之言則父子並侑可謂明著矣或者謂父子並坐有乖禮制臣等竊謂不然者唐朝故事已有並侑之禮況向來本朝祀典太

宗親祀昊天奉太祖配真宗親祀奉太祖太宗配仁宗親祀奉太祖太宗真宗同侑歷五六十載之間本朝通儒不以為非則於此獨何疑哉如是則太宗既不失雩祀之配真宗又不遷明堂之舊得周家祖宗之義合鄭氏九祭之説神明安之祖考饗之而孝道盡矣詔從珪等議實録及本志載趙昺及李受傅卞議殊畧令依會要詳述之蓋卞受所論嚴父不專為近考足以表裹錢公輔司馬光呂誨正月間所言不可為其言不行遂削不著也

庚申翰林學士賈黯奏近詔令內外薦舉文武官堪備

升擢及將領任使臣見頃者下詔薦士或其人已有薦者而有他人薦之則例皆責以别舉臣愚謂宜無限重複所薦多者特加擢用則庶幾得人從之

十一月甲子詔中外文字不得用受益二字翰林學士賈黯奏仁宗舊名所當避也

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陜西諸州軍百姓為義勇初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

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方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為近古天寶已後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産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陜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陜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陜西

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闕一字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從之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上曰不若即了之韓闕四字如此乃命億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餘悉籍義勇闕四字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二十至五十材闕二字充止刺手背以五百人為指揮置指揮使并副二人正闕一字頭三人十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歲以十月番上閲教闕一字一月而

罷又詔秦州成紀等六縣有買保毅田承名額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為義勇人賜錢二千總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按英宗紀作十三萬蓋據會要之數故與此異至司馬光傳云刺義勇二十萬則因後韓琦驟益二十萬兵之語而誤也其後復詔秦隴儀渭涇原邠寧環慶鄜延十二州義勇名集防守日給米二升月給醬菜錢三百實録云刺義勇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會要與實録數同令從本志十二州別給米及錢會要乃三年八月十日事本志以為是歲令從本志並附見于此於是知諫院司馬光奏曰伏見康定慶歷之際趙元昊叛亂

王師屢敗之少正軍遂籍陜西之民三丁之内選一丁以為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於沿邊戍守閭里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鬬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陜西之民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以此也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為正軍令議者但怪陜西獨無義勇不知陜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來陜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

之二加以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揺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況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為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又奏曰臣前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脩軍政令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改更軍政頹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昔康定慶歴之間陝西之民為鄉弓

手始者明出勅牓云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牓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于邊州屯戍當是時臣丁憂在陜西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陜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闕二字逃避於外官中縶其父母妻子急如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刺面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剥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更須千里供送父母財產日消月鑠以至於盡

況其平生所習者唯桑麻耒耜至於甲胄弩䂎雖日加教閲不免生踈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曳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以公據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産已空無復歸望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嘆出涕其為失業較然可知令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名集教閲止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互相驚

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足以動揺羣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早賜寢罷又奏曰臣聞之易曰不逺復無祇悔元吉說命曰無恥過作非今雖勅命已下若追而止之猶勝于遂行不顧不可避反汗之嫌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身羈縻不得左右人情畏憚不言可知康定年揀差鄉弓手時

元不剌手後至慶歷年中刺充保捷富有之家猶得多用錢財雇名壯健之人充替令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為平民其為害民尤甚於康定之時也望指揮下陝西路其義勇未得揀刺别候指揮然後博延卿士大夫更熟察其可否又奏曰臣比日以來熟思其故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

物力人户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户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飢之歲則温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歷之間將陜西一路弓手盡刺充保捷正軍自此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陜西路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盡典賣田産欲浮游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覔教閱之時人員教頭寧無斂掠是以常時色役之

外添此一種科徭朝廷近年分命朝臣遍往諸路減省色役至于弓手壯丁解子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刺一路之民十餘萬以為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忍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然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為義勇是使陜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為兵也故臣曰於民

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于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歷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懐敏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

内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歴禦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為戒令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

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之長者皆卿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集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鬭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開弓彍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設若聞敵寇大入邊兵

已敗邊城不守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烏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為國家計騷擾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為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又奏曰今建議以義勇為便者必曰即河北河東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

者名與古合而實異也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鋭今既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況陜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名試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敵寇凡幾次深入腹内州軍用義勇拒戰而敵寇敗退今既有義勇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

乎若果然敵寇曾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恐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為無用之兵乎若以為勑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免刺手背俟邊事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時騷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濶不可施行則臣之知識愚暗更不可久汚諫諍之列

望別擇賢才而代之又奏曰臣昨上殿乞罷刺義勇陛
下宣諭以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欝悒終夕不
寐深病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立為
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惟近歲大臣自知思慮
不熟號令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
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諫之辭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
厭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
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

書令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秘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勅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於時諫諍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陜西一路之民小大皇皇正如在湯火之中若

忽得朝廷指揮云所有義勇且住揀刺其已刺手背者並給與公憑放令逐便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豈有人云命令已行不當復改邪陛下萬民之父母萬民陛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墜其子於井而曰吾誤矣遂忍不救邪昔舜稱堯之德曰稽於衆舍已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入言為主虛心平意以察臣前後五次所言果然為是為非若其是歟即乞早降指揮

罷刺陝西義勇若其非歟即乞如臣前來所奏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所有命令已行之言伏望陛下自令永以為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絶善言之路也終勿聽光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終勿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傲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慴光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爾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

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荅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今已降勅牓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爾琦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他人當位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 案此處原本多錯訛今據宋史及薛氏續綱目改正

戊寅詔內侍遇聖節進子食祿如故事案宋史云復內侍養子令當即

嘉祐四年五月庚子詔除之從樞密院奏請也會要載樞此事密院奏請此必有故當考

己卯知桂州陸詵奏交趾使所議事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以黎樞叛命案宋史黎樞作黎桓

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山路險僻多瘴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當懷柔之爾是冬

陸詵始按邊至邕州名左右江四十五峒將領指麾下閱土丁得精兵五萬補置將校請更鑄印給之奏免兩江積欠稅物數萬交趾大恐因遣使朝貢辭禮加恭其後詵又奏請每歲一教土丁從之仍自今三歲一造籍以聞此事附見交趾遣使當自有日月詵請邕州溪洞丁比歲一教三歲一造籍以聞乃明年八月事今附見

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范純仁為江東轉運判官襄邑有牧地衛士縱馬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隷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

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純仁始純仁

仲淹子也

戊子將作監致仕贈太子少師吳懷德卒樞密副使奎

父也贈太子少師懷德少貧賤不羈及奎貴尚與市井

小人飲博無所擇然遇奎甚嚴不以貴故有所寬假也

奎居喪毁瘠廬於墓側終喪不飲酒食肉歲時潔嚴祭

祀不徇俗為浮屠事范鎮東齋記事可附見

十二月庚子知制誥祖無擇獻皇極箴賜詔奬之

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王疇為樞密副使上嘗謂輔臣曰疇善文章歐陽修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為赫赫之名耳一旦晚御小殿名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上喜曰卿清直好學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數日遂有是命疇辭不敢拜上遣内侍趣疇入御延和殿以俟之日已昳須疇入乃歸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為輔弼者上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責

授滁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事知制誥祖無擇乞薄
責公輔且不即草詔上欲并責無擇中書救之戊申坐
罰銅三十斤知諫院事呂誨言疇自登科三十五年仕
宦不出京城進身由徑從而可知公輔言其資淺望輕
蓋欲朝廷選任賢才未為過也責降太重士論紛紜臣
竊為陛下惜之伏乞復公輔舊官止奪其職移知僻小
州軍俾令思過稍息紛紜之論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
公著亦上疏乞寢公輔責命不報後數日龍圖閣直學

士盧士宗因奏審刑院事對便殿從容又為上言外議皆謂責公輔太重訖不從明年十二月乃以刑部員外郎知廣德軍　録故江浙等路提點銀鉛銅錫坑鑄錢事職方員外郎張述男甫俟為太廟齋郎司馬光引此論陳洙當考

殿前馬步軍司奏請内外諸軍排連弩自四石五斗已上二斗當弓一斗不及四石五斗三斗乃當弓一斗槍刀手以會路數便次精熟者為合格藝均先槍手從之先是排連以弓弩槍刀為次引弩四石猶在弓射八

斗之下人以爲未當故改制焉　内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爲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勾本路蕃部公事慶州駐劄供備庫副使帯御器械李若愚爲原涇路權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勾本路兼權管勾秦鳳路蕃部公事渭州駐泊令體測蕃情治其訴訟公事及有賞罰則與其帥議而大事即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團結强人壯馬預爲經畫寇至令老弱各有保存之所後數日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梁寔領秦鳳

內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而令昭明若愚專領本路前世以宦人豫邊事將不得盡其用及有是命人不以為便也實録云辛罷之蓋追記治平四年六月事不取諫官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久未更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令鈐轄寄重其實已均安撫使之權矣原朝廷意必為昨來熟戸背叛弓箭手逃亡使之以時犒設專行姑息何其踈也臣嘗見熟戸耕佃官田並無征徭

遇戰鬬方出一人一騎茲外更無侵擾熙熙安業界外生戶無背漢之心明矣但為諒祚誘之以厚利刼之以重兵邊臣坐觀殺戮不為救護役將逃死豈得已也若威加邊外戎人不敢內侵熟戶自然安堵不然雖豐牛酒日為犒設徒有損費何益於事哉至如士卒久失訓練葢官兵不務協同借若五將中有一員內臣則不喜教閱動為姑息唯恐生事上下因循苟簡則軍旅無繇精鋭斯中官姑息之效也疆埸之事果只如此處置未

知其利而但見其害藩籬不日隳壞將盡藩籬隳壞則
邊臣危矣臣前奏乞於無事整緝熟戶弓箭手大臣合
議終不以為然臣觀今日處置誠未為便喑默不言則
負任使所謂鈐轄四人者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
凡事一切付委庶幾閫外之權專制則於體重矣御史
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瞻又因入對力請追還昭明等
否則願受顯逐訖不從瞻蓋厓人也　王昭明等至召
蕃部酋領稱詔犒勞賞以銀帛籍城寨兵馬計族望大

小分隊伍給旗幟使各繕堡壘人置器甲以備調發仍約如令下不集押隊首領以軍法從事秦鳳路寨十三彊人四萬一千一百九十四壯馬七千九百九十一鄜延路軍城堡寨十蕃兵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五官馬二千三百八十二彊人六千五百四十八壯馬八百十涇原路鎮寨城堡二十一彊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六壯馬四千五百八十六為一百十甲總五百五隊環慶路鎮寨二十八彊人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壯馬三千四

百九十五總一千一百八十二隊此據本志乃治平二年事今附見

知延州程戡言蕃部所以亡去苦邊吏苛暴為西人誘略爾令昭明等徒能呼名首領慰恤以言犒賜以酒肴茶帛亦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改用昭明等為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軍馬兼沿邊廵檢使勿復專蕃部事亦不從程戡正傳云從其奏誤矣

實録院檢討官集賢校理宋敏求諸王府記室叅軍直集賢院韓維同脩起居注初脩起居注鈌中書進敏求及集賢校理楊繪上

問脩起居注選何等人中書對近例以制科進士高等與館職有才望者兼用繪皇祐五年第二人進士令以次當補上曰脩起居注即知制誥豈以次補乃命繪綿竹人也先是張方平言知制誥之職所以代王言為詔令由此名入禁令充學士非才譽允洽何以當其選比來朝廷率以體例次補近日誥命或有鄙淺傳為口實前代國家有事之際或以單札片辭折衝千里之外使三軍感勵萬方悅勸背逆見之或以革心夷狄聞之

或以向化故知文辭書命有足以助國威宣王澤也祖宗之世有自州縣之職拔處辭禁有自兩禁黜為管庫者蓋惟才是用豈為人擇官其脩起居注史館脩撰即次知制誥之資序也今朝士不脩廉恥至冒憲章法座之前輙自干請竊謂若此除授宜詳加推擇必其流品才地辭學器識他日可以備大臣之用而後擢處其職文物盛於本朝光華昭於天下使名器以重堂陛以隆

此時張方平已出知鄆州疑方平先有是言故英宗不以例特除用人因附見更須考詳

癸丑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趙抃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抃前使蜀時言蜀人好祆祀聚衆為不法請以其首處死餘皆黥流抃至㑹有犯者繫獄蜀人大恐抃謂囚曰汝輩能復業吾釋汝罪皆叩頭乞自新止坐為首者餘釋不問蜀人歡服他日上謂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

丁巳都官員外郎三司脩造案勾當公事張徽權發遣戸部判官使都官員外郎知東明縣皮公弼權發遣度

支判官近歲三司官以次遷而任不久凡天下財利盈虛出入雖能者居之未及究本末而已用次遷他職故相習以養資假途為説而不事其職至是中書奏請擇其尤繁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其餘以待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為出入之資於是以鹽鐵設案度支錢帛按戶部脩造按及開折司選初任通判一歲以上人權發遣候及三歲令再任與理知州資序兩任通判六歲與理提點刑獄資序三任通及九歲與理第二任提點

刑獄出外如差第二任通判一歲以上人權發遣候及三歲令再任與理初任提點刑獄資序兩任通及六歲與理第二任提點刑獄資序三任通及九歲與三司判官願出者與轉運副使令命嶶等用新制也嘉祐七年五月司馬光論財利疏當考

司馬光言朝廷更置權發遣三司判官事既使之久于其任且待以不次之位當得清修孤直之人使天下知勸皮公弼為吏以貪饕致富資性狡猾善于進取在京師則造請不倦在外則書疏相尋專用此術

致舉者三十餘人一旦首膺茲選誠不稱陛下求賢之意乞追還前命勒歸故官凡再言之不報　是歲戶一千二百四十八萬九千四百八十一丁二千八百八十二萬三千二百五十二夏秋稅一千五百九十四萬九千八百六十九石以災害放二百九十三萬一千八百石斷大辟二千四百九十三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

宋 李燾 撰

英宗

治平二年春正月丁卯詔夏國主諒祚自今涇原秦鳳路熟户及弓箭手地分不可更行侵擾始朝廷遣王無忌齎詔責諒祚諒祚遷延弗受詔而因其賀正使哩穆先附表自言起兵之由歸罪於我邊吏辭多非實故復

以詔戒諭馬諒祚終勿聽　編排中書諸房文字屯田員外郎王廣淵直集賢院上在藩邸廣淵因上左右時君卿獻其所為文及書札上愛其才故特命以此知諫院司馬光言廣淵雖薄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間好奔競善進取稱為第一嚮以初任通判排編中書文字二年之間堂除知舒州薦紳已相與指目為僥倖今既留不行又驟加美職安得不取外朝惟慼陛下方蒞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材置諸不次之位以率厲

羣臣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意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今又用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耻之節崇敦厚之風乎若陛下龍潛之時廣淵果曾以文章自達於左右此尤不可漢衛綰不從太子飲景帝即位寵待綰過於他臣周張以錢穀私假世宗而世宗終薄其為人廣淵若當仁宗之世私以文章獻於陛下為臣忠謹者肯如是乎陛下今日當治其罪而又賞之將何以厲人臣之節也光凡再論列訖不報

癸酉參知政事歐陽修言諒祚猖狂漸違誓約朝廷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歷罷兵以來當時經用舊人唯户部侍郎致仕孫沔尚在沔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部恩信著於一方今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妆使政是用人之術欲乞朝廷察訪特加奬用庶於人才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詔以沔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修嘗奏西邊事宜曰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必為邊

患臣本庸昏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内量事勢鑒往

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

應變然而因敵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

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彛興克叡以

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為邊患

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

有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博囉齊所

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

俸賜極于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輝和爾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强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歷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敝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一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

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犄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此也夫所謂内量事勢者蓋以慶歴用兵之時視方今邊備較彼我之虛實强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景德二年盟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欵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擾叛蓋三十餘年矣上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勇鷙桀黠其包蓄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

待其謀成兵具一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皇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旣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鋭將亦因戰陣稍習此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歷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常完葺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

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埶矣不若往年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駁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敵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壘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幸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茍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収後功但顧人

謀何如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筭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敵於黄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絶邊患此臣内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巳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敵情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横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

謬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歴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分為州為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為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

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徃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發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佚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

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彼無不受其困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

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為謀不審蓋欲攻桀黠方强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廵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卒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為宜少屈

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健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强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畧如此然臣足未常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

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説耳又言臣近曽上言諒祚為邊患朝廷早宜圖禦備及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歷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謂痛心今者諒祚以二十萬兵寇秦渭兩路擄掠焚燒數百里間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

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愧俛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閒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

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畧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幾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别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歷之初矣近者韓琦曽將慶歷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葢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為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

曽擬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意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禄之厚顔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　禮院奏請自今文武臣薨卒當輟朝者皆輟聞之明日從之

丁丑（案原本作辛丑誤）賜許蔡州見錢鈔十萬貫令和米以救

饑人仍命駕部員外郎李希逸提舉

壬午命供備庫副使孟淵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路募兵去年九月已卯初募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饑民少壯者為廂禁軍

司馬光言近聞朝廷於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其災傷之處又招饑民以充廂軍臣愚以為國家從來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能取勝兵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敗亡此利害之明如

白黒不為難知也是以太祖皇帝之時天下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而猶日加選練簡去羸老專於精鋭故能征伐四方混一區夏景德以來中國既以金帛綏懷外蕃不事征討至今六十餘年是宜官有餘積民有餘財而府庫殫竭倉廩空虚水旱小愆流殍滿野其故何哉豈非邊鄙雖安而冗兵益多之所致乎此乃天下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慶歴中趙元昊叛西邊用兵朝廷廣加召募應諸州都監監押募及千人者皆特遷

一官以此之故天下冗兵愈衆國力愈貧近歲又累次大揀廂軍以補禁軍之數即日係籍之兵已為不少矣何苦更復廣招禁軍又招饑民以充廂軍臣不知建議之臣曽與不曽計較今日府庫之積以養今日舊有之兵果為有餘為不足乎此葢邊鄙之臣庸愚怯懦無他材畧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他日邊事或有闕敗歸咎於已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軟無所施用此羣臣容身保

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為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諺曰多求不如省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十口之家衣食僅足頻增五口必不能贍若不顧囷中之粟笥中之帛所餘幾何而惟冗口是貪能無窮匱乎國家之勢何以異此羣臣既不能為陛下忠謀陛下又不自以為憂則誰當憂之臣恐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長此沉瘵何時當瘳乎臣又聞即日當災傷之處軍無見糧

荳薄粥以飼饑民猶不能給況刺以為兵將以何物養之終身乎且畎畝農民止因一時饑饉故流移就食若將來豐稔則各思復業今既刺以為兵是使之終身失業也於官於民皆為非便謀策之失孰甚於此臣願陛下斷自聖志速降指揮應在京及諸路並宜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方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饑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斛㪷救接農民俟向後稍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自

陛下踐阼以來臣不自知其狂愚見朝廷政令有未便差除有未當屢獻瞽言冒凟天聽陛下未嘗為之變一政令改一差除若臣者亦可以不言矣然猶區區獻言不已者誠耻居位而不言不耻多言而見厭也

甲申詔命官尋醫侍養許差送還公人如例　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邵亢為直史館賴王府翊善同判司農寺於皇子兩位供職帝嘗召對羣玉殿訪以世務曰學士真國器也故命為王府官

丁亥詔貢院如南省放榜故事合格者以名聞俟勅下乃放榜

戊子河北提㸃刑獄王靖奏准中書劄子令年恩兾深瀛滄州永靜乾寧軍所役春夫令過寒食乃入役雖日長易得功料緣妨農人春種兾邢洺徳州夫赴恩兾深瀛州役過寒食入役則四月上旬然後得歸欲乞且依舊勅於寒食前半月入役從之初用都水監奏令寒食後入役而御史傳堯俞送伴敵使奏聞百姓紛然以為

非便弗聽至是靖又言乃報可　是月萊州民呂昇以父權喪明剖腹探肝切之以啖權權復能視而昇不死自後如昇者衆不可悉數

二月 案原本脱二月字今補 辛丑權發遣户部副使呂公著言古者民勤於力則工役罕民勤於食則百事廢今京畿諸縣及京東西淮南州軍類多饑歉民有餓殍陛下方發粟賑貸遣使存撫遠近聞之皆知陛下有惻然憂民之心然臣愚以謂凡力役之事非不得已者皆宜權罷況

修蓋慶寧宮非為急務就使功力至微然作於禁中恐四方傳聞或致譏議臣欲乞候將來郊禮成年穀稍豐日徐議修蓋從之先是司馬光亦言伏見近日以來修造稍多只大内中幾及九百餘間以至皇城諸門并四邊行廊及南薰門之類皆非朝夕之所急無不重修者役人極衆費財不少此蓋陛下纘極之初禁廷之中誠有破漏不可居者畧命整葺理亦宜然而左右之臣便謂陛下好興土木之功遂廣有經度雖不至損壞之處

亦毀拆重修務以壯麗互相誇勝外以希旨求知内以營私規利萬一陛下更因此賞之則營造之端卒無窮已國財必竭民力必殫臣竊惟陛下初臨天下恵澤未孚於民而以好治宫室流聞四方非所以光益聖德也修造勞費不可勝數臣請且言諸州買木一事擾民甚多衙前皆厚有産業之人每遇押竹木綱散失賠填無有不破家者先帝躬履節儉宫室苑囿無有增飾故諸場材木皆有羡餘屢因赦恩放免買木以寛民力自頃

修造倍多諸埸材木漸就減耗有司於外州科置百端營制尚恐不足而工匠用之賤如糞土昔漢文帝惜十家之産罷露臺而不作今諸埸前後所積竹木何啻十家之産陛下至仁若察其所從來得不為之愛惜乎況即今在京倉廪踈漏甚多皆上件數處興功占使匠人物料未暇修葺致粟帛之數大有損失古者將築宫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今之所修緩急先後無乃未得其宜乎又皇子生而富貴年未及冠所宜示以

樸素謹其所習今聞所修三位規模侈大又復過於祖宗時皇子所居漢明帝曰我子何得與先帝子比恐非所以納之於義方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聖旨應大内裏外舍屋即日不至大段損壞之處及不至要切如南薫門之類並罷興造其皇子位只因舊屋夾截修整早令工畢不得過為宏壯且令那減匠人物料修倉庫之損壞者所有諸處監修之官自是本職更不與減年磨勘及轉官酬獎以塞泰侈之原使天下皆知陛下去奢

從儉仁民愛物不亦美乎　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為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為皇子中外無間言既即位以服藥故皇太后垂簾聽政常為中書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傷涕泣宦官宮妾爭相熒惑而近臣中亦有異議可怪者乃一二知名人也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榻上近已於燒錢爐内焚之矣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襄常有異議然莫知虛實上疾既愈數問襄如何

人一日因其請朝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韓琦等共奏三司事無缺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人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歐陽修又奏襄母年八十餘多病襄但請朝假不趁起居爾日高後即入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上未嘗不變色及諒祚攻却涇原上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選人琦等初尚捄解上意不回因奏待襄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

多端或云上入宫後親見奏牘至是因襄請罷琦遂質于上上曰内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即已聞之琦曰事出暧昧若虛實未明乞更審察茍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令後小人可以傾陷善人難立矣曾公亮曰京師從來喜造謗議一人造虛衆人傳之便以為實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禍蓋與國家為患修曰陛下以為此事果有果無上曰雖不見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無修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

明猶須更辨真偽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學石介
字體久之學成乃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
明弼得保全臣至和初免喪至闕下小人有嫉忌臣者
偽撰臣乞沙汰内官奏槀傳布中外内臣無不切齒判
銓才六日為楊永德所讒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賴仁
宗保全尋知其無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
文字猶須更辨真偽况無迹狀陛下幸勿致疑琦及公
亮又各進說上曰造謗者因何不及他人遂命裹出守

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權三司使至和初公弼為三司使帝在藩邸常得賜馬給使吏以馬不善求易之公弼曰此朝廷近親且有素望宜避嫌不可許至是公弼奏事帝曰朕往在宫中卿不欲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也公弼頓首謝又曰卿繼蔡襄為使襄訴訟不以時決頗多留事卿何以處之公弼知帝不說襄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慢失恐言者妄爾帝益以公弼為長者公弼既為三司使乞於前任羣牧使合被兵級内

權留十一詔公弼三任羣牧使特與教駿兵士七人不得為例案是時公弼以同羣牧使權三司使此云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又云至和初已為三司使皆與宋史不合

癸卯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王疇卒疇始病上謂胡宿曰卿可遣子弟往問之及病革又敕內侍挾太醫診視及還以不起聞上嗟悼久之即欲臨奠以命官祈雨致齋故翌日乃出賜白金二千兩贈兵部尚書謚忠簡疇妻梅氏方娠上命其家曰即生男女悉以聞及生女子也

上又命其及適人以其壻名聞他日謂輔臣曰王疇可惜朕於西府初得此人而遽爾淪喪豈國之不幸邪疇好治容服坐立嶷然言必以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可喜其執法亦言事然於時不能無顧望執政才五十日終于位及所享壽類其父駿云案疇父名博文官至同知樞密院事駿別有傳此誤

丙午降陜西都轉運使光祿卿陳述古為少府監知忻州坐權知渭州日擅移涇原副總管劉几權知鳳翔并

劾几罪按問多失實故也司馬光言竊聞陜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廵邊妄奏朝廷稱邊鄙寧靜不足爲慮後因權涇原路經畧司事聞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托述古恐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几奏稱不恊軍情張皇生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畧弓箭手及熟户蕃部述古亦不即時發兵救援致陷没數千户近者雖朝廷已差臺官勘述古罪狀然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几及奏狀有不

實之處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計言之為害實深何則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臨敵難用惟弓箭手及熟戶蕃部皆生長邊陲習山川道路知西人情偽材氣勇悍不懼戰鬬從來國家賴之以為藩蔽今述古知西夏欲來侵擾而自避飜覆之辜順成欺罔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戶生民委於虎口令父子流離骨肉塗炭豈惟已陷沒者深可哀痛臣恐自今以後諸路弓箭手皆不敢於極邊居止熟

户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其害豈小哉况
述古出於門蔭材氣庸鄙自歷官以來所至之處縱恣
冐聼殘害吏民不顧憲典輕侮王命驕暴狠狡天下共
知屢曽坐事黜降旋復收用叨竊名位一朝至此誠過
其分量故天奪之魄舉措乖繆駭人視聽陷敗民命挫
辱國威内外之人無不憤疾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
如述古平生所為亦可以謂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加
斧鉞以謝邊民亦當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使封疆之

臣少加警懼　賜直院奏合格進士明經諸科鄱陽彭汝礪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出身汝礪等三人授初等幕職官如咸平元年例餘授判司簿尉出身人守選丁巳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准詔詳定禮院及同知禮院吕夏卿禘祫異議請如禮院所議今年十月祫明年四月禘如夏卿所議罷今年臘祭從之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賈黯為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周孟陽王廣淵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俊人滿朝未嘗有一被召者獨

召親舊一二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時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常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常乏人顧用之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　禮部郎中蕪御史知雜事龔鼎臣為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初鼎臣為宰相韓琦所善翰林學士吳奎欲舉御史賈黯不肯奎爭不能得乃止既而以都官員外郎換起居舍人知諫院遂知雜事在言職少

所建白至是出之其後上欲用王廣淵為諫官曰近歲諫官御史多不職如龔鼎臣乃未嘗言事也鼎臣以嘉祐元年五月知諫院八年正月為知雜御史其在諫院蓋一年半有餘實録云未幾遂知雜事恐誤今削去未幾字據鼎臣本傳言事亦不少英宗云未嘗言事疑本傳有所緣飾也實録云上自即位委政大臣諫官御史言事者有司馬光吕誨傳堯俞趙鼎范純仁吕大防而司馬光與吕誨言事尤多光常言王廣淵姦邪不可以直集賢院誨常論奏宰相韓琦五罪以為當罷皆弗聽按范純仁吕大防此時猶未除言官光言王廣淵姦邪已見正月除直集賢院時誨奏韓琦五罪當在濮議後此時未也

已未起復前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吴奎領故官職奎固

辭不許奎遣其子大理評事璟奉表懇辭上意必起之韓琦曰近年兩府大臣文彦博賈昌朝富弼各乞終喪奎必不肯起歐陽修曰若邊境有急金革從事則不容免上曰方此西邊未寧奎何自遂其私也乃詔璟於延和殿面諭賚詔賜奎奎終辭上許之（召璟見延和殿乃五月辛酉今并書）

之

詔令月給俸錢之半奎固辭不受（辭半俸會要在六月今并此）

三月丙寅命置唐葛周三將軍殿于醴泉觀知制誥祖無擇疏乞罷之不報

丁卯詔貢院經殿試進士五舉諸科六舉經省試進士六舉諸科七舉令不合格而年五十以上第其所試為三等以聞乃以進士孫京等七人為試將作監主簿餘三十八人為州長史司馬文學　上初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監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棟主簿周應詳周安世馬傑靈臺郎楊得言作新歷三年而成琮言崇天歷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簡與監主石道李遘更陳

家學於是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考定是非推尚書辰弗集于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歷之所候而易簡道遘等所學疏濶不可用新書為密乃賜名明天歷詔翰林學士王珪序之琮等各遷兩官賜物有差其後明天歷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奪所遷官嘉祐六年七月乙卯初命鎮等三人監修歷琮奪官在熈寧元年八月又十一月

辛未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以嘗言中丞賈黯過失辭職黯奏曰諫官御史本人主耳目一時公言非有嫌

怨且誨初得御史乃臣與孫抃等五人薦舉臣等知其為人方正謹厚今茲擢用甚允衆望臣得與之共事必能協濟伏望趣令就職詔以諭誨誨遂受命因言臣先有奏陳以力所不能願辭諫職不意復得此除圖報之心宜如何哉臣竊思歷代設耳目之官益輔人主之不逮不然九重之外無復聞見萬幾之事皆為壅蔽以是論之獻替之言不可一日無之凡事宜辨論是非稍涉欺妄當行重責不當置其言而不用使之沮辱在賢者

則死而後已不賢者䚢然以思動為身謀悠悠皆是矣借如朝廷之事臺諫官不得預聞及其政令行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失則曰已行之命難以追改是執政之臣常自取勝耳目之官與不設同矣又聞近日臣寮建議以先帝臨政信任臺諫官所陳已行之事多有追奪欲陛下矯先帝之為凡事堅執不可易行一繆令進一匪人倡言於外曰出自清衷人必不敢動揺果有之是欲窒塞聖聰將拒諫遂事豈公忠愛君之人哉恐非社

稷之福也且諫諍者非褒職之闕時政之失不應有所激發上則咈戾聖意下則違逆輔臣以至被糾劾者皆為仇敵豈不知害于家所利者國家所守者職分爾而又近年朝廷殊無懲勸之意諛佞者傾附權勢畏避者喑默自容坐累歲月例得遷轉言與不言孰為利哉臣常親奉德音指緘默者甚衆然終不聞有所誡勵斯無益之大者也臣竊謂陛下好問之心過於虞舜但未嘗察其言爾求治之切有如漢宣但未嘗責其實耳臣既

未得去敢不以言責自任伏乞陛下既問之當察其言
既用之當責其實無俾左右蔽惑聰明言事之官宜時
有懲勸則人無苟且職事皆舉有補於朝政太平之基
不難成矣矯先帝之為更宜沉慮已行之事果有不便
無憚更改不然臣未知職事之所守終不安其分爾
辛巳翰林學士王珪奏權御史中丞賈黯前以學士同
修撰仁宗實録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仍舊供職從
之黯乞以實録藁就臺修撰有議事即三五日一赴院

詔止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壬午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仁宗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勑臣等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為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從吉蓋失之也祖宗時據通典為正而未講求故事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於庶人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為大祥五月擇日而禫六月一日從吉從之

己丑賜越州上虞縣朱回女家絹三十匹米二十斛朱母早亡養于祖媪方十歲里中朱顔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擁蔽其嫗手挽顔衣以身下墜顔刀曰寧殺我毋殺媪也媪以朱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顔衣不釋顔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故有是賜其後會稽令董偕為朱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

享焉　司馬光言臣近蒙恩給假至陜州焚黄竊見縁路諸州倉庫錢糧類皆闕絶其官吏軍人料錢月糧並須逐旋收拾方能支給竊料其餘諸州臣不到處亦多如此臣聞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窘竭如此而朝廷曾不以為憂若不幸有水旱蝗蝻方數千里如明道康定之時加之邊鄙有急興兵動衆不知朝廷何以待之臣伏見陳許潁亳等州止因去秋一次水災遂致骨肉相食積尸滿野此非今日官吏之罪乃嚮時豐稔

之歳其人但務偷安不為逺慮粟麥至賤不能儲蓄及至凶荒之際官私俱竭上下狼狽何由相救雖使桑宏羊劉晏復生亦無如之何也今春幸而得雨麥田有望朝廷已置饑饉之事於度外不復以儲蓄為意矣萬一天下州縣復有災傷則何以異於陳許頴亳之民若饑饉相繼盜賊必興此豈可不早為之深慮乎臣愚伏望陛下於天下錢穀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寮有熟知天下錢穀利害能使倉庫充實又不殘

民害物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踈賤文辭之鄙惡一一畧加省覽擇其道理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方今食貨俱乏公私皆困何故而然如何擘畫可使上下豐足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而已有可取者即為施行仍記録其姓名置于左右然後選其中材幹出羣者以為轉運副判官及三司使副判官仍每至年終命三司撮計在京府界及十八路錢帛糧草見在都數聞奏以之比較去年終見在都數若增羨

稍多即令勘會如別無姦巧欺謾及非理賦歛而置增羨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褒賞累經褒賞者即別加進用若減耗稍多即令詰問如別無大故災傷及添屯軍馬而致減耗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責罰累經責罰者即永從紬廢誠能如此持之不懈數年之後可使天下倉皆有餘粟庫皆有餘財雖有水旱蝗蝻之災及邊鄙有急皆不足憂也此疏不得其時附見春末更須詳考　上嘗問輔臣天下金穀幾何韓琦等具以對因問冗兵之費倍於曩時何也

歐陽修曰自西事以來邊城廣為守備既增置軍額則歲費益多上又問祖宗綏懷如此尚有倔强者琦曰國家急在息民故示大體含容之爾邊兵不戰久矣彼衆亦自驕惰雖時有倔强蓋犬戎之態如此此據寶訓附見不審何時

初昭陵復土韓琦引故事乞罷相守藩上弗許去冬託疾繼請上責以終喪後三上章詔須畢郊禮於是呂誨言臣竊惟君臣離合繫國休戚前世已然之事可為近監陛下親政方及一年二府大臣相繼請去惟衰老疾

病不任於事者容有進退之禮焉如其封章朝上詔使夕至被恩寵而遽起非要君而何不惟輕朝廷之體適足取笑於天下也元宰韓琦輔翼聖躬誠有勲效自去冬累還印綬經數月復又抗章前章有云自謂孤忠之可立豈知直道之難行蓋有所忿激而言陛下宜體其意也君臣之義不當形於間隙中外聞之頗未為然方今樞府乏人兵防久弛夏國不順邊垠塗炭茶法更變商賈不行經費日滋財用日耗多事之際琦不思經畫

以濟大務委之而去得謂之忠耶為身謀則周愛君之心則未至矣臣欲乞特降詔旨敦諭二府俾務協心各安厥位盡忠體國同底於道唯衰疾老耄勿強以事聽其罷去以就頤養乃至仁均愛始終之恩也不然大臣輕去就之分其下何觀朝廷紀綱從而隳矣傳聞四方亦有輕朝廷之心所繫誠重數人者去留不宜持久唯聖斷無疑天下幸甚自謂孤忠之可立豈知直道之難行乃琦甲辰冬乞罷相第一表也誨此奏當在琦今夏乞罷後今且先見于此

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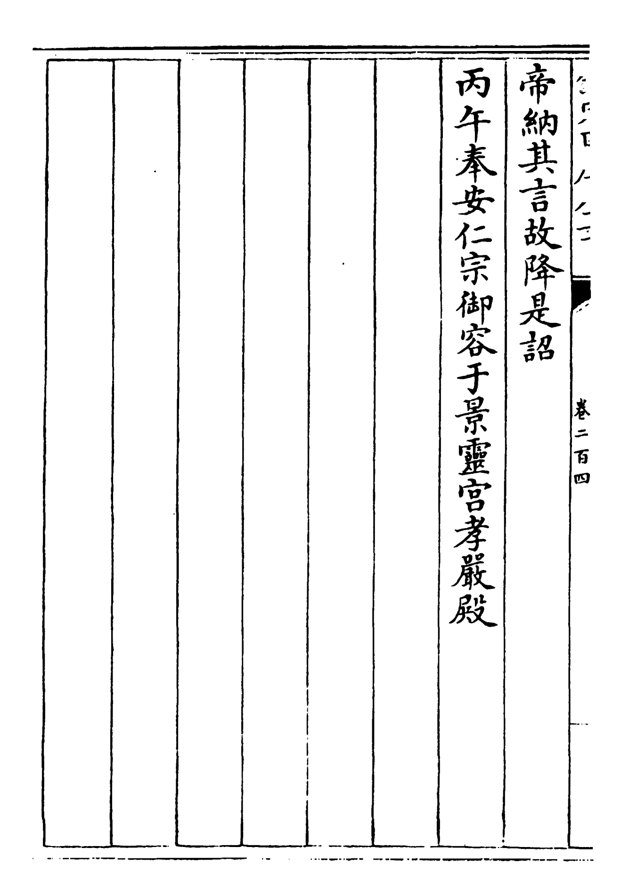
在東乞與門下省對移且門下中書與尚書號三省其長官皆宰相之任莫有高焉者也今乃左省在西右省在東此不可不易也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為東西臺此又明不可不易也會要以為三月十四日事今附月末

夏四月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奏進呈故也

辛丑詔曰向命監司知州薦所部吏歲限定員本防其濫不問能否一切取足非詔意也自今所舉務在得人

不必充所限之數先是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員可謂多矣而吏部奏舉磨勘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餘人臣不敢遠引前載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法尚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而諸路使者薦吏部數未有限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雖非吏部皆得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考頗增而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條約比天聖漸繁而改官者固已

衆矣然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引對未有待次者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才十年爾而猥多至於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一郡之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為遺已當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薦者所以多而真才實廉未免恩於無能也謂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



帝納其言故降是詔

丙午奉安仁宗御容于景靈宮孝嚴殿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

宋 李燾 撰

英宗

治平二年五月庚申朔樞密院奏嘉祐三年詔非軍職當罷橫行歲滿當遷及有戰功殊績皆不得除正任當遷則改州名或加檢校官勲封食邑按會要此詔乃三年十一月降令附此更不別出於彼自降詔以來正任刺史以上絕遷進之望今

欲因知繁要州郡或路分總管如再經改州名或加檢校官勲封食邑已及十年者與遷官至節度觀察留後止又客省引進四方舘舊置使三員東西上閤門舊置使四員今並增為六員閤門引進客省舊置副使六員今並增為八員閤門舊通事舍人八員今增為十員凡所增置須見任官當遷及有闕乃補其皇城使改官及七年如曽歷邊任有本路監司總管五人以上共薦者與除遥郡刺史至遥郡防禦使止詔自今皇城宫苑副

使當磨勘者各於本班使額自下升五資改諸司使其自左藏庫副使以上因酬奬及非次改官者聽如舊餘皆從樞密院之請初帝謂執政曰諸司副使改轉使當從供備庫使始令對行改五資太優於是合議條奏而為此例（此據本志雖實録亦有然文稍繁獨本志以增客省使副員為慶歷四年事則誤也事在嘉祐三年八月）

癸亥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陳旭為樞密副使（案旭即升之盖其後避神宗嫌名故以字行也）先是呂誨言樞密使富弼在告已半年

疾勢未得痊復陛下深惜其去久虛厥位蓋以邦政為憂方倚毗於事柄也昨吳奎丁憂故事百日後有起復之例恩禮未及奎而進用王疇又足以見陛下厲精求治任人之切矣然疇卒既經數月未聞除授何向來之遽而今日之緩也張昪先乞還政胡宿又復請郡彼誠年高不任於事樞府殆曠政將安寄況兵防久驟邊鄙多故謀謨機密尤須得人臣愚伏願陛下體軍國之重以生靈為憂早擇才望之人進擢樞貳必僉諧而後可

不宜久虛其位俾邪佞闚覦大為歧徑經營進用此必然之勢也惟聖衷留意即天下幸甚及是誨又言陛下厲精治道左右前後宜得正人賛襄密勿以致隆平不意憸人復用公議甚鬱者當先朝任陳旭時臣與唐介范師道趙抃王陶言其姦邪不當置於二府封章交上醜迹皆明外則近臣主張内則宦官引援韓琦極力為地冨弼依違不決凡論列半年陳旭出知定州臣等謫斥江外事既兩罷曲直不斷人言沸騰遂成先帝之一

失臣愚憤懣痛惜者此也近崇政殿奏對奉承德音謂旭有才人或言其姦邪者不數日遽聞除命豈有中外言其姦邪明哲知而復用臣竊謂大臣極力引薦陛下不得已而用之旭向來事迹畧舉一二上悟宸聽庶幾異日明辨旭先為諫官録問張君方公事減落情節出其罪狀蓋附宰臣劉沆希奉貴妃因緣徼倖仍多與内臣交結王世寧聯妻族之親因而朋附遂得進用及知開封府史志聰家人不還趙烈賣屋業價錢私志聰而

沮烈人不平之親從官踰越皇城事徇内省都知請求一切不問此迹狀明著衆所知者餘不復殫論臣輙思一事於體未安者世寧之妻李氏本在宫中先帝命適世寧亦領内省要職旭居樞府掌握重權勢雄内外豈得為便衆人之情頗為駭動臣焉敢緘黙欺蔽朝廷唯冀清衷更賜沉慮旭之進退繫於宸斷　兵部員外郎秘閣校理蔡抗兼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同知諫院抗初為睦親廣親宅講書出入宫邸不受饋遺上器重之

請於濮安懿王願得與遊每見抗衣冠盡禮義無師友
及親政即問抗安在抗時將漕廣東亟召入判都理欠
憑由司抗未至上每見奉使南來者輙問之及對留語
日旰曰卿朕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疎也居
數月遂有是命蔡抗判憑由乃去年八月事 翰林學士權知開封
府馮京為陜西安撫使代陳旭也先是韓琦言慶歷中
臣常與范仲淹同上禦戎四策未及施用而元昊請和
今諒祚狂童固非元昊之比敢爾輕動勢將渝盟願以

臣當時所上四策令二府共議擇可行者付邊帥及命京使陝西琦又言本朝何亮劉平各言西事亮謂靈武不可棄棄則西人必吞諸戎為後大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悉驗焉平之所陳雖與四策稍異然大抵以得西人山界土地部族為甚利願并亮平二奏付京使與四路帥臣參議之然京所議方畧卒無聞也此據韓琦家傳

戊辰詔曰朕觀漢宣之治綜核名實而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繼統之業盛矣朕纂先帝遺烈懼德不

明未燭厥理乃夙興以思嘉與公卿大夫厲精為治而屬天下承平日久内外因循惰職者衆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月以倖其進又沽飾名譽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過務在簿書期會之間朕何望焉夫憸嘿茍簡者弗懲則端良敏濟者亡以勸朕持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詩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百執事其昜慮孜孜各修厥職以稱朕意

辛未東上閤門使嘉州團練使劉几知鄜州几初權涇

原副都總管與陳述古交訟既罷而代几者遂發几過用公使錢詔几赴永興軍聽劾御史中丞賈黯言國家任用將帥當責以禦邊扞冦之效細故小過皆宜畧之則可以得其死力太祖時天下未定用李漢超等一十四人分捍三邉皆十數年不易舉其州征榷之利皆以與之仍聽其貿易免所過征稅軍事無小大皆許便宜以故漢超等得成功名而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慶歷中陝西用兵頗失此術邉臣用公使錢微有過則為法

吏繩以深文如尹洙張亢滕宗諒是也今西戎叛擾陛下方當以恩威御諸將所宜思太祖之得人而懲近事之失體如几者茍無大過願赦而不問上納其言故有是命此據寶訓邊寄篇

丙子權御史中丞賈黯奏近者皇子封拜並除檢校太傅臣按官儀自後魏以來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國朝因之六典曰三師訓導之官也蓋天子之所師法今皇子以師傅名於義弗安莫

此為甚蓋前世因循失於釐正臣愚以謂自今皇子及宗室卑者除官並不可帶師傅之名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且令已受命者異時加恩改授

甲申命宰相韓琦曾公亮權兼樞密院公事富弼在告故也弼自去冬以足疾卧家至是章二十餘上乞補外郡終不許

丙戌詔少卿監願知兩赤縣及監在京二十七處庫務者聽之　樞密院編機要文字九百八十一册以進賞執事者有差嘉祐六年八月初編六年十一月成一千一百六十二册今未三年復九百八十一册為二年册當考其同異會要以九百八十一册為二年九月事令從之實録以為元年九月事恐誤也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皆無總數中書有一行移則下有司考會參知政事歐陽修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對修常奉祠家居上遣内侍就中書閤取而閲之此據修本傳掇出附樞密院編機要文字之後

六月辛卯江東轉運判官屯田員外郎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權發遣塩鐵判官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迭舉二人而自上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内出純仁大防名而命之大防藍田人也樞密使張昇奏臣子娶純仁之妹合回避不許大防首言綱紀賞罰之際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時許退西夏驕蹇邊患已萌而不擇

將帥不知敵情議論之臣裨益朝廷闕失而大臣沮之
疆埸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論富
弼病足請解機政章數十上至以牛馬自比而不納張
昪年幾八十體力已耗哀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
之喪名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名之者又再程戡辭
老不堪邊任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為請而不許竊以
為過矣弼賢臣也今使其得休於外則不病之日為報陛
下深矣奎才臣也使其終三年之喪得盡其孝於所親

則服除之日必能盡忠於陛下矣昇戡既老矣又皆哀請求去陛下欲盡忠臣之分則皆與之閑務使盡其餘年如此則中外羣臣皆知陛下優待大臣進退以禮亦何必過為虛飾曲事形迹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耶此據行狀比大防傳差詳要須别删潤之 知雜事呂誨言臣常聞漢孝武即位之初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帝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非明哲之君智能燭理則威福之柄幾為田氏專矣今見陛下始除二人者誠

有旨哉臣向來所陳令中外兩省官每歲各舉才能之人籍於禁中要任使即清吏自擇免臨時薦舉可以杜絶請求之路此至公之法願陛下久而行之被用之人莫不歸感上恩必盡死節以圖効報自昔興王之道未有不繇于是也唯聖慮以操柄之重謹始克終天下幸甚

癸巳羣臣表請聽樂弗許自是五上表乃許之　初絳州團練使楊遂為新城廵檢救濮王宫火帝識其面目

於是侍衛司闕帥帝首出遂姓名擢登州團練使步軍都虞候

己亥詔自今三司久任判官不得別舉職任

壬寅提舉在京諸司軍務王珪等奏都官郎中許遵編修提舉司并三司類例一百三十册詔行之以在京諸司庫務條式為名遵泗州人也

己酉莊宅使張利一為皇城使知雄州兼河北沿邊安撫使代皇城使嘉州刺史李中祐也以中祐權定州路

總管利一傳在紹聖二年

司馬光言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敵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横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敵人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于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于高宜北陲之隙起于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寤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鋭意生事或以開展荒

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畧老弱之敵三五人為勇敢朝廷輙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敵心忿恨遂來報復屠翦熟戶鈔刼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遐荒賓服疆埸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册為國主歲損百萬之財分遺二敵豈樂此而為之哉誠以屈巳之

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忿心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為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之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材别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妄殺敵人則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敝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

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冦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漁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敕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于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廷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馬精强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漠北復漢唐之土宇其與爭漁柳之勝負不

亦遠哉　試校書郎孫侔試將作監主簿常秩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皆為忠武軍節度使推官侔知來安縣秩知長社縣回知南頓縣侔等皆以文行知名為知制誥沈遘王陶等所薦命下而回卒侔秩皆辭不赴回侯官人平子也惇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孔子孟子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譽於世其學問所得自漢以來列於儒林者罕及也嘗舉進士中第任衛真簿於事有所不合稱病自免退居穎州久之不肯仕在

廷多薦者故命以為縣會卒弟向罔亦以文學知名善
序事皆蚤卒仕止於縣主簿其母則曽公亮之姊也
甲寅刑部郎中張師顔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初兩浙
轉運使韓縝上言景徳中朝廷置提舉諸司庫務以朝
臣及諸司使副二員領之近年常用顯官詞禁清華固
非奔走之任武臣内侍多是職位已高雖欲躬親體亦
未便望循景徳初置之意及當時所定條約俾復舊制
則衆務畢舉詔增置當入職司朝臣一員而有是命

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發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即敕吏以光手藁為案其議曰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曰不二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

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
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于此故也是以秦
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
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
況前代之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
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
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
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

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
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
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
典禮宜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
榮譙國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
之古今實為宜稱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
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
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議者或欲稱皇

伯考天章閣待制吕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是月巳酉中書又奏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案令文與五服年月敕並云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母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朞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令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奏詔從之執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臺諫皆是王珪等議論洶洶未

及上太后聞之辛亥內出手書切責韓琦等以不當議稱皇考而琦等奏太后以珪等議稱皇伯為無稽且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甲寅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壬午始罷議此須權罷耳降詔曰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翰林學士范鎮時判太常寺即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

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因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執政得奏怒召鎮責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鎮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且從王珪等議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言朝廷既知議論不一當辨正是非參合衆意明所適從豈可事有未定遽罷集議還付所司詔命反復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

也臣輒狥愚見敢以聞上臣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報葢為大宗斬為小宗朞不二斬明於彼而判于
此也又按令文與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於所生所繼
皆稱父母稱父母者所以别其本生於後也在屬籍當
行除附斯令之意可明也如漢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
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於今事體畧不相類據王
珪等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
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儼稱皇兄皇叔之

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臣竊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為皇考與仁廟同稱如是則尊有二上昭有二斬禮律之文皆相戾矣臣恭以陛下龍躍藩邸入繼大統南面尊臨皆先帝之德也甫終祥禫尚未遑廟謁遂有斯議搢紳之士皆未為然方陛下躬勤孝養上奉慈闈承顏猶懼其不足矧復顧私恩別親踈而忘大義哉就如有司狥情酌禮以安懿為考仙遊為妣示於中外得為安乎臣竊惟茲事非出清衷必佞臣建白茍悅聖

情二三輔臣不能為陛下開陳正論又将啓其間隙違背禮義惑亂人情忘先帝之眷倚陷陛下于非正得為忠乎臣伏望陛下開廣聖慮精勤孝治不作無益以害至公既罷三省集議當别降詔旨以王珪等議為定以前後所獻不一論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寘之於法可以渙釋羣疑杜絶邪論不然何以明陛下之無私判中外之深惑傳之永久所損不細又言陛下天賦英睿學通古今經義粲然不應有惑禮所謂大宗者收

合于宗族也陛下繼大宗而有天下義之重思不得掩
豈可復顧於小宗哉人臣非不欲陛下尊顯所生褒崇
封爵極其美稱唯不過於典禮朔至孝之道不必狥於
巳私於親唯其誠而巳矣在宸衷豈不是思第為邪佞
進說惑亂人情陛下何惜一幅之詔推示信誠以皇伯
之稱為定追正封爵以稱典禮則中外之心渙然釋疑
不如是則紛紛議論有損聖明不獨貽譏於萬世將恐
取輕於四方又言陛下踐阼以來克謹政理繼志述事

孝誠已至唯濮安懿王一事不合典禮未副人心甚為
陛下惜之事縣中書起請兩禁及禮官集議臺諫官章
疏俱未蒙施行雖有權罷指揮終未得了絶議論紛紛
中外愈惑窐相前請如是必難復有開陳人言不已誠
有累於聖躬解天下之疑者莫若發睿斷特以手詔自
中而下追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夫人禮典稱是仍於郊
禮前了畢慰厭人心於體為順奏皆留中不行誨前奏以六月
二十九日丁夘上後二奏不得其時今並附六月末
司馬光又言聖人舉事與衆

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
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伏見鄉者
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
餘人皆以為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
議無一人異辭所以言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
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辭說誤惑
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
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獨未施行此衆所

以拂欝而未為稱愜者也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議是非
臣更請為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
敕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
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令欲言為人後
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
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
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
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者以其與

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議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祖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為父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

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濮王稱皇考為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為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于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爾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

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秋七月壬戌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樞密使户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罷至二十餘上固欲留之不可癸亥罷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案宋史稱判揚州進封鄭國公亦即此時）初除僕射及使相弼八上章乞以本官出守且言僕射是正二品官師長百寮使相者文武中並是第一等俸禄臣因病退反有此授固不敢當真宗以前惜此官禄未常輕有除拜仁宗

冲幼即位不曾檢詳祖宗故事兼當時執政者徇私亦欲自為地遂開此例終仁宗一朝罷相罷樞密使者皆除使相其間最為不可者數人並以不稱職及過惡彰露臺諫官互有彈劾本合得罪黜削而亦皆除使相領大藩人情非常不允臣其時正在中書以仁宗暮名學士次日宣制無由進說陛下臨御以來未曾除人可從令以去一一謹惜若此等爵祿泛泛者容易付與別或有大賢才或有立功立事之人陛下更何以爵祿旌賞

之使相以上只有三師三公其品秩雖崇而俸禄甚少比使相絶然不侔也顧立法自臣始不從弼止乞罷使相或僕射一官詔許罷僕射而改制焉弼将行又言臣禀性愚直生平未常敢作分毫過惡事先帝盡忠盡誠亦曾面折同列先帝雖知臣一心為國不避人怨然而同列非常不喜矣其不喜者乃使門下鷹犬之人撰造是非於先帝前傾臣今陛下侍從臣僚中亦有謗臣者不少臣事陛下如事先帝盡心無隱惟道是從陛下

已盡見臣表裏常蒙保全臣今乍離陛下左右仰恃聖睿斷無所憂惟是讒謗尚恐未免萬一有之只乞聖慈察其所謗之語道理如何若臣别無非道非理即望陛下始終保庇使全首領假如臣因今所患便就死滅亦須九泉之下陰有所報臣感戀之外更竭此心伏惟聖明俯賜矜照　寧海留後李端愿為武康節度使知相州上未親政端愿求對言陛下當躬攬乾綱以係人心不宜退託失天下望又上書數陳懇切太后既撤簾端

願稱目疾求謝事乃命以旄鉞出鎮

乙丑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韓琦為郊大禮使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王珪為禮儀使給事中權御史中丞賈黯為鹵簿使翰林學士給事中范鎮為儀仗使端明殿學士戸部侍郎權知開封府韓絳為橋道頓遞使既而賈黯言故事當以中丞領儀仗天聖二年用中丞薛奎領鹵簿而翰林學士晏殊領儀仗葢誤也乃詔黯與鎮對易使名

丙寅詔曰事有先後故制有隆殺禮有重輕故用有豐約凡郊廟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其務減省德寧公主出降其資送減康國長公主三之一

丙子放宫人百八十人

戊寅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賈昌朝卒幸其宅奠之輟視朝兩日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御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從為名臣及執政不為善人所

與或以為結宮人宦官數為諫官御史所攻張方平留
唐詢詢譖吳育世皆以為昌朝指也
己夘羣臣上尊號曰體乾膺歴文武睿孝皇帝詔答不
允
庚辰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文彦博為樞密使初彦博自
河南入見上謂曰朕在此位公之力也彦博對曰陛下
登儲纂極乃先帝聖意與皇太后協賛之功臣何與焉
上曰備聞始議公於朕葢有恩者彦博遜避不敢當上

曰暫煩西行即名還矣彦博行未至永興亟有是命又遣中使促之至永興才數日也　樞密使吏部侍郎張昪罷為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昪久在病告求罷凡七上章乃得請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為樞密使將進擬不以告修修覺其意謂兩人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兩人服其言遽止及張昪去位上遂欲用修修又力辭不拜此據蘇轍神道碑

辛巳權三司使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為樞密副使公弼上言諫官御史耳目之官比來言事罕見采用非所以達四聰也陛下當以政事責成大臣而委視聽於臺諫非其人則黜之如此則言路通而視聽廣矣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權知開封府韓絳權三司使絳初以群牧使名未至改命京尹浹日又還詳省絳在成都凡再歲始張詠以券給貧民令春糶米秋糶鹽歲久券皆轉入富室絳削除舊籍名貧

民别予券且令三歲視貧富輒易之豪人不得逞蜀與夷接邊人伐木境上數侵爭因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蠶崖閻絶嵩部往來就威茂交易畀時内侍使蜀給酒場吏主貿賣聽使倍取以資費絳奏請加禁約上敕内侍省著為令每行必申戒焉及使三司又請以川陜四路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以平物價上歎曰衆方姑息卿能獨不狥時耶詔行之内諸司吏有干恩澤者絳執不可上曰朕初不知當為卿改而

干者不已絳執益堅因為上言即有飛語願得究治上曰朕在藩邸頗聞有司以國事為人情卿所守固善其母憚譏宫中所用財費悉以合同憑由取之絳請有例者悉付有司於是三司始得會計　知制誥沈遘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遘為人輕俊明敏通達世務前知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者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為已子者奪歸其父母接遇士大夫多得其歡心部吏憸險之徒

尤樂傾心盡為之耳目刺閭巷間事纖悉即知故事至立斷衆莫不駭伏小民有犯情稍不善不問法輕重斷訖強刺為卒刺者數百人屏息不敢犯鞠真卿提點刑獄欲案其事方移州詰問遘恐悉弛所刺卒給以公據復為民會遘名還真卿亦罷去事遂寢議者以其嚴比孫沔然沔雖苛暴鋭於懲惡至遘善人亦懼焉（案史稱遘為人疎雋博達明于吏治而沔則以淫縱無檢為言官所糾與此所載似異）其治開封如治杭晨起視事及午事畢出與賓舊往還從容談笑以示有

餘士大夫交稱其能以為且大用矣逾月加龍圖閣學士逾年還翰林學士尋以母喪去位遽卒遷翰林學士在三年九月卒在四年

九月斜卅書

壬午三班差使殿侍崔公度為和州防禦推官充國子監直學公度高郵人常為故相劉沆所知薦茂才異等科辭疾不赴甫任右職非所好益閉戶讀書歐陽修得公度所為感山賦以示韓琦琦言公度守道甚篤文章雄奇贍逸故有是命公度以母老力請留侍從之